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四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敎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疏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者佐大司樂而與舞師師氏保氏爲官聯也國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學小舞之國子未入大學則掌國學爲小學明矣王制云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徧養學爲大學養國亦據國中小學言之不言學者文略此詳言之故曰國學大司樂掌大學則敎大舞此樂師掌小學則敎小舞亦互相備凡周小學在國不在郊詳大司樂諸子疏國子即大司樂國之子弟不言弟者亦文略也賈疏云此樂師敎小舞卽下文較舞已

下是也此言小舞大司樂雲門以下爲大舞也 汪云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者謂國子年十三以上十九以下者樂記所謂童者舞之是也此官則於小學合而教之凡國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日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注云正樂政也彼從樂人之事蓋謂能舞六舞者正於樂人卽謂受教於樂師舞師也互詳師氏疏引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者證未二十皆學小舞也鄭彼注云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則孔疏引熊氏云勺籥也舞象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賈疏云勺卽周頌酌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

以養天下也鄭注云周公居攝六年所作是也象者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是也此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此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小時學之也人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禹之舞雖舉大夏其實雲門以下六舞皆學詔讓象与象並小舞之樂章下經帳羽等則據器服言之左襄二十九年傳說季札觀樂云見舞象箇南籥者杜注云象箇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案季札先觀象箇南籥而後觀大武以上四代大舞則象箇小舞之象箇箇小舞之勺可與熊氏之說互證但依杜及謹義則勺籥字通依謹義勺又爲酌之借字故燕禮云若舞則勺注云勺頃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旣合終樂萬舞而奏之二

義不同未知孰是也至詩箋以勺爲周公作大武時所作象爲武王所制與春秋繁露二代改制質文篇墨子三辯篇漢書禮樂志說同杜以象爲文王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孔疏引服虔說並同呂氏春秋古樂篇又云周公爲二象蓋所傳之異自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合曰大武然則周初所制小舞非一至大武作而聲容極盛可以兼包諸小舞故此經舞師大司樂樂師諸職咸不列勺象二舞之名與又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說下管樂曲亦曰象鄭並謂卽象舞非也許後疏凡舞有戚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戚舞者全羽羽舞者折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犧牛之尾干舞

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載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廟以旄

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載折五采
繪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

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疊以

皇疏凡舞者辨六小舞之名與下經樂儀射節皆樂師之官法

也賈疏云此六舞者卽小舞也若天地宗廟正祭用大舞卽上

分樂序之是也按舞師亦陳此小舞云敎皇舞帥而舞旱疊之

事卽皆據祈請時所用也詒讓案此六小舞皆自有樂章上注

勺象等亦其類也注云故書皇作聖者詳舞師疏鄭司農云

載舞者全羽者以一大羽注之極首也說文羽部云翼榮舞執

全羽以祀社稷也從羽友聲讀若絃案先鄭以載舞亦用羽則

翟爲正字幘同聲段借字許蓋從賈景伯本作翟於羽舞形義爲切但二鄭讀與許書說不盡同故於此經鼓人舞師皆不出翟字也互詳賈人疏云羽舞者析羽者舞師注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幘也案析羽者襍眾羽也賈疏云先鄭意以司常有全羽爲旌析羽爲旌相對卽以此幘舞爲全羽羽舞爲析羽相對解之後鄭破幘舞不破羽舞也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節翡翠之羽者段玉裁改皇爲翟云今本作皇舞非也司農從翟又曰讀爲皇鄭君則作皇而說義各別案先鄭先釋文義而後正其讀則此文自當作翟舞段校是也左昭十二年傳楚王秦復陶翟被杜注云以翠羽飾被說苑善說篇襄成君衣翠衣先鄭說舞衣蓋與彼相類舞師注但云皇舞蒙羽舞不言衣節翡翠

翠羽者文不具也此云衣飾翡翠之羽則覆頭之羽當亦然爾
雅釋鳥云翠鵠左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鵠冠孔疏引李
巡云鵠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然則翡翠羽覆頭則近於鵠
冠矣互詳舞師疏云旄舞者旄牛之尾者釋文云旄舊音毛劉
音來沈音狸或音茅字或作犧或作犧皆同案說文犧部二云犧
西南夷長髦牛也旄犧牛尾也旄彊曲毛可以著起衣沈音狸
者字作犧也或音茅者讀爲旄也舊音毛者讀爲旄也序官旄
人注及御覽樂部引此注並作旄牛劉音來者字作犧也犧爲
長髦牛之正名其尾名旄因謂之旄牛旄可以爲旄因又謂之
旄牛二者通稱此經旄舞及旄人凡言旄者並據犧牛尾而言
正字皆當作犧作旄者假借字若犧則字之誤也序官注云旄

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山海經北山經云補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注云今旄牛背膠及胡尾皆有長毛又中次入經云荆山其中多旄牛注云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墉旄狼旄旄索隱引張揖說與郭璞略同案旄牛卽犧牛上林賦以旄犧並舉文人屬詞不嫌繙復郭張分爲二物非也又春秋繁露二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地法夏而王用纖施儻愈撻據周書王會樓煩以星施孔注施所以爲旄羽珥謂纖施儻卽此旄舞是也云干舞者兵舞者據鼓人舞師並有兵舞也鼓人後鄭注云兵謂干戚也同先鄭義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干舞也彼干舞爲宗廟大舞此干舞爲小舞二者雖異其爲武舞則同文王世子孔疏云若其

大舞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亦以干配戈則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案據鼓人注義則小舞則以干配戚孔說非鄭指又春秋梁露三代改制質文周干主天法商而王用錫儻凌暗據郊特牲朱干設錫謂錫當爲錫錫舞卽干舞是也云人舞者手舞者義亦與後鄭同云社稷以載者據舞師文云宗廟以羽者春秋隱五年經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彼爲大舞之文舞此則小舞用羽與彼同云四方以皇辟廟以旄者經無見文未詳其義辟廟卽大學之中學爲王饗射之宮詳大司樂疏云兵事以干者干戚兵器故兵事舞之也云星辰以人舞者楚辭九歌東君云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曾舞應律兮合節廣雅云東君日也大宗伯祀天

神星辰與日月同科故知星辰有人舞也云星讀爲皇書亦或爲皇者詳舞師疏云玄謂祓析五采繩今星靈舞子持之是也者此破先鄭全羽之說也鼓人注云祓列五采繩爲之有秉與此同孔廣森云續漢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吉周廟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出初爲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犧刈春斂之形象其功也若然舞師掌教祓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漢時靈星亦稷之類故持五采繩得祓舞之遺象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者此亦破司農以羽冒覆頭上之說也舞師注云皇折五采羽爲之亦如祓掌次設皇邸後鄭注亦云染

羽象鳳皇色以爲之云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者韓非子五蠱篇所謂長袖善舞是也云四方以羽者亦據舞師文云宗廟以人者賈疏云雖無文宗廟是人鬼故郊用人也云山川以干者賈疏云干舞卽兵舞舞師云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是也詒讓案山海經中山經云祠首山用干舞置鼓毛詩鳴風簡兮傳云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彼亦指大舞言之與此干舞異也云旱暵以皇者賈疏云亦依舞師也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蹠鄭司農云蹠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齊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

爲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殿服至堂而肆更作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八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疏教樂儀者教作樂以節儀儀與樂必相應也依鄭注此爲王迎賓客法其王以他禮事出入大寢亦當放此云行以肆更趨以采齊者齊釋文作齊云本又作薺案玉藻仲尼燕居並作齊玉藻注云齊當爲楚薺之薺此注無釋則經本作薺可知大雅經亦同可證淮南子齊俗訓漢書賈誼傳亦作齊頭注云字或作薺又作蕤案大戴禮記保

傳篇亦作茨齊薺茨並聲近字通玉藻注楚辭卽毛詩小雅楚茨篇也九夏別有齊夏與此異云車亦如之者卽大駕云凡駕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是也云環拜以鍾鼓爲節者拜經例當作攢詳前世婦疏此疑誤此亦奏樂以爲環拜之節也所奏之樂未聞注云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者大寢卽路寢路寢之內廷爲燕朝其外又有治朝外朝王之出入恒在於此燕寢之內無朝燕之禮出入不用樂故知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也依鄭此注則王在廟出入不用此法故大司樂注謂大饗王出入奏王夏明不奏肆夏采薺也賈疏乃謂此王行迎賓春夏受饗於廟及四時饗食在廟燕在寢皆有迎法若然鄭此注據大寢而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則與

此大寢同此與大司樂注不合殊非鄭指又天子待來朝諸侯受朝受享皆無迎賓法賈謂春夏有迎賓亦非也詳齊儀大行人疏云故書趨作路鄭司農云路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者說文足部無路字言部說字注云讀若論語侈予之足王篇足部云路倒也趨路形近而譌玉藻亦云趨中采齊故司農破爲趨段玉裁云路陸云倉付反則知其字本爲躅六朝人往往書偏旁作多也從足從走古多通用徐陵原云路躅皆說文所無惟走部有趨字云趨趙父也齊風巧趨躅兮釋文云趨本或作趨案段徐說未知孰是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重文無躅字趨與路義亦別東漢以後始誤用爲一字經典無是也竊謂故書自作路不妨爲經典所無之字漢書賈誼傳又作趨趨趨古亦通用云

肆夏采蕡皆樂名者大馭後鄭注云肆夏采蕡樂章也此先鄭云樂名亦謂樂章名也肆夏爲九夏之一凡九夏皆樂章詳大司樂鍾師疏云或曰皆逸詩者謂其體如風雅頌之詩而今之逸其篇也漢書禮樂志顏注引劉德說同案凡以器攝其聲則曰樂人所歌則曰詩二者皆有辭也詩之入樂者亦謂之樂章而樂章之體不必盡如二詩故先鄭以逸詩爲別解鍾師杜注亦以肆夏爲詩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爲周頌時邇此云或曰逸詩則先鄭不從呂說也云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蕡爲節者釋名釋姿容云兩腳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疾行日趨趨赴也赴所期也故鄭云趨疾於步也云若此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者行禮於大學謂若天子養

三老五更於辟廕行大射於曲臺之類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
蔡邕禮樂志云漢樂四品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
稷之樂鼓陔爲節史志無文東漢時九夏已佚而有鼓陔者蓋
爲歌詩以儻禮之奏陔非周陔夏之遺聲也鄭鄉飲酒禮注謂
大夫士奏陔有鼓無鐘故此亦儻之云環謂旋也者楚辭天問
王注云環旋也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旋與還通此環卽
玉藻所謂周還折還也云拜直拜也者謂卽大祝九拜是也此
環與拜是二事投壺云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
拜送賓般還曰辟般旋卽所謂環也又案拜節應鍾鼓者疑卽
九拜之振動詳大祝疏云玄謂行者謂於大祝之中趨謂於朝
廷者據爾雅增成先鄭義也大祝之中謂路寢之堂至路門朝

廷謂治朝卽路寢門外應門內之廷故大駕注云行謂大寢至
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玉藻注義亦同引爾雅曰堂上謂之
行門外謂之趨者釋宮文賈疏云證行是門內趨是門外之事
也案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
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但庭中走大路奔据助祭者而言
故詩云駿奔走在廟也今禮言行者謂大寢之中不言堂下步
者人之行必出堂下始與行小異大同故略步而言其行也黃
以周云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之謂行堂上之地較
室爲廣可舉足半趺之布武之謂步堂下之地益廣可舉足徐
行之迹不相躡趨則行而張足又疾於步走則更加疾矣釋宮
門外趨中庭走走疾於趨爲庭遠於門也則所趨之門謂路寢

門非大門也云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葵
作者既服謂釋燕服加禮服若大饗則服鷩冕其他各視其禮
之隆殺服之注司服所說是也王出至大寢之堂其行尙舒則
奏肆夏以節之出路門其行轉疾則奏采葵以節之也大戴禮
記保傅篇則作步中采葵趨中肆夏與此文迂賈子新書保傅
篇及漢書賈誼傳苟悅漢紀並同大戴禮虛注云爾雅曰堂上
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葵此云
步中采葵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葵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
奏采葵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孔廣森云燕禮記曰
賓及廷奏肆夏郊特牲日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
以爾雅證之不當言趨周禮文是也案盧孔亦並據釋官爲說

今攷采蕡之奏禮經無見文肆夏爲金奏則祭饗燕射皆用之
大司樂云大祭祀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孔子燕居云入門而金
作郊特牲云賓人大門而奏肆夏凡大門皆在路門外此於釋
官當門外謂之趨也大射禮及燕禮記以樂納賓並云賓及庭
奏肆夏此於釋官當堂下謂之步也太射禮燕禮記堂上賓主
行爵時亦奏肆夏此於釋官當堂上謂之行也若然則肆夏之
奏於行步趨走皆可比傳此經與大戴記無由決其孰是繩謂
此奏樂節行唯視行之舒急本不必論何地釋官所云亦止謂
自內而出道彌廣則行可急耳至於行禮出入則或步以示不舒
或趨以昭敬固無定節況此經車行亦如步節乘車無枉堂上
之理何以亦有行趨之異其不能執爾雅之文以榷其是非亦

明矣大取說臘路之節亦與此及玉藻同大戴記文多舛駁不足校此也云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者賈疏云反入至應門卽是路門外當奏采蕡也入至路門卽是門內行以肆夏也但王有五門外仍有皋車鑑二門經不言樂節鄭亦不言故但據路門外而言若以義量之既言趨以采蕡卽門外謂之趨可總該五門之外皆於庭中遙奏采蕡矣云此謂步迎賓客者以經云行趨對車爲文明專據步迎法與大臘臘路亦言行趨爲據乘車注異也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者釋經車亦如之也路門內地陛則車行宜舒路門外地廣則車行差疾約與步行路門內行門外趨相儻故樂節不同賈疏云乘曲禮云國君下卿位彼注云出過之而上

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金鷄云諸侯必下宗廟與卿位天子可知賈孔疏謂曲禮固君下卿位諸侯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此強爲之解耳孫希旦云燕朝治朝皆有卿位人君日禮朝於治朝此卿位謂治朝之位也以考工記應門路門皆取節於車者觀之則人君之車皆於路門內登降信矣下卿位者蓋出則於路門外下車入則於雉門內下車過之而復登車與案金孫說皆足正賈孔兩疏之誤金氏又云車馳驅於道路之中並不奏樂而云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爲節也卽人之行趨習於樂既久亦不必聞樂而自能中節不然迎賓於大門之外去路寢庭一里有

餘豈復問其樂乎入不必依於樂而可以樂爲節車可知矣大駕馭玉路以祀祀有在郊者不必皆在廟也又言凡駕路則五路皆然五路之用豈必在宮中哉天子出入升降皆必由阼階此一定之禮與撞鍾之左右義不相涉而鄭謂升車於西階前降於阼階前誤矣案金謂翼路行趨不必在路門內外其說自通但攷書顧命說大喪陳四路在賓階阼階面及左右塾之前此前在路門內也明王平日乘車必在路寢庭櫝乘車不於路門內則何爲於兩階兩塾陳路乎又士喪遷柩祖廟既夕禮云薦車直東榮注謂衆生時將行陳駕寢廟禮同明士生時陳駕亦在正寢廷則王禮可知鄭謂王登車於大寢階前說有可信但不必升降分就兩階以傳合樂節耳引尚書傳云天子將出

撞黃鍾之鐘右五鍾皆應人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
於是奏樂者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故天子左五鍾右
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
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
賓左五鍾皆應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
堂就席告入也又引鄭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
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黃鍾在鶡
陽氣動酉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
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
案大傳所云卽小胥賈疏所謂十二辰頭零鐘蓋奏以爲王出
入之節雖亦四面縣而與賓祭宮縣之鐘不同鄭引之者誤王

乘車出入大師少師奏樂之事也賈疏云以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明出入升降皆在階前可知黃鐘在子是陽生之月黃鍾又陽生之首陽主動出而撞之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亦是靜故撞蕤賓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大師於是奏樂者謂王有此出入之時則大師於時奏此采蘋肆夏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唯狸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注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聞若一大師

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狸首曾孫疏凡射者掌三射

之樂節與射人爲官聯也云王以驕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

者大司樂云大射及射令奏驕虞然則王射節大司樂令奏諸

侯以下射節蓋樂師令奏與鄉射禮云奏驕虞閒若一又記云

歌驕虞若采蘋皆五終注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

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若然諸侯以

下亦得奏驕虞惟節數則少耳又投壘亦奏狸首疑鄉大夫以

下得通用之不必諸侯也云大夫以采蘋爲節者亦閼孤卿而

言賈疏云凡此爲節之等者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

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爲

乘矢捨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爲先以

周禮正義

禮四十四

聽先聽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法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於祭故須預聽但僅尊者故射前節多也注云驕虞采蘋采繁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者樂章卽詩之章句入樂者也三詩皆在召南篇內采繁第二采蘋第四驕虞第十四也云唯狸首在樂記者樂記云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驕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案樂記比舉狸首篇名無其詩章鄭大射儀注亦以狸首出射義不云樂記然此注樂記與射義兩舉則又非字誤攷漢書藝文志河間獻王所獻樂記二十三篇今小戴記止存十一篇其逸十二篇中或有狸首之詩鄭詩周南召南譜云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

其文序疑狸首詩樂記射義兩有之故詩譜謂存禮樂之記射人注引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正射義說曾孫詩之文而云樂記或亦樂記射義兩有此文之證乎引射義者謹以四詩爲節之義鄭彼注云樂官儀者謂驕虞日壹發五犯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賜虞數仁人抱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節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繁曰彼之僮僮夙夜在公是其義也云鄭司農說以大射禮以下者賈疏云謹大師用樂節之事聞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稠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狸首曾孫者射義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子君所以燕以射則燕
則譽鄭箋注云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又大射儀注云狸
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
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
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
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與有樂以時會君事之
志也又史記封禪書云長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
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
以致諸侯案狸首本射節非萇弘所設史說不經與禮違惟狸
首諸侯不來之義與鄭所說同徐陵原云大戴投壺篇於曾孫
侯氏八句下復有質參既設四句弓旣平張十一句嗟爾不寧

侯五句語意相承其爲一詩無疑中間或雜以他語則錯簡也此非曾孫之全篇乎夫按藝本奏狸首而篇末特載曾孫之詩則曾孫之爲狸首明矣其名篇之義則大射注釋之已詳孔氏射義疏云篇中有狸首二字故以爲名此說非是篇中無狸首字故鄭取詩中之言釋名篇之義若本有此二字則其義已顯何庸復釋且當時亦不至失之而謂之曾孫矣詩固有不取篇中字爲名者小雅之巷伯大雅之雨無正頌之酌賛般是也何獨於狸首而疑之然詩第言諸侯不朝故抗而射之不言射其首也鄭以篇名狸首故以射言之皮侯之棲鵠猶獸侯畫頭有首象焉案徐說是也但嗟爾不寧侯五句卽梓人祭侯之辭與曾孫詩辭義殊異文似不相屬惟大射儀注有射諸侯不朝之

言今所見曾孫詩無此語而興祭不侯辭則正相近孔廣森亦謂祭侯辭則狸首首章曾孫爲其次章若然鄭以曾孫爲章頭或是斷章取義疑未能明姑存以俟攷互詳梓人疏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序事次序用樂之事疏

凡樂掌其序事者序經例

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凡樂官之事此官皆次序校治之小宰六敘云以敘作其事是也云治其樂政者政謂若正樂縣舞位及諸戒令皆是也

注云序事次序用樂之事者賈疏云謂

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繆詒誤案樂器次序若琴瑟在堂上金石匏竹在堂下及宮縣四面設縣之次是也作樂次序若金奏升歌下管閒歌合樂等所作之先後樂師皆序之也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小事小祭祀之事疏注云

小事小祭祀之事者據下文云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
介相如祭之儀則知自此以下至合相皆祭儀也春秋文二年
經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以爲大祫彼大祭祀謂之大事則此小
祭祀亦可謂之小事足相比例也賈疏云謂王亥冕所祭則天

地及宗廟皆有鍾鼓樂師合之若大次二者之樂大司樂合之

也此小祭有鍾鼓但無舞故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是也凡樂

成則告備成謂所奏一竟書曰簫韶九成燕禮曰大師告于樂

正日正歌備疏注云成謂所奏一竟者司書注云成猶畢也說

文音部云樂曲盡爲竟故云所奏一竟也引書曰簫韶九成者

皇陶謨文僞孔本入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成猶終也每曲一

終必變更奏引以證樂一竟爲成之義凡天子諸侯之樂以升

周禮正義

五百四十八

禮四十四

歌爲第一節下管爲第二節閒歌爲第三節合樂爲第四節每節皆三終大夫士之樂唯無下管而以笙人爲第二節餘三節並同天子諸侯又有金奏以迎尸送尸迎賓送賓謂之先樂明非樂之正也若興舞則大磬九終大夏大武皆六終昔大九成卽九終也互詳大司樂疏又引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者鄭彼注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賈疏云引燕禮者欲見彼諸侯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與君此天子祭禮亦於樂成之時則大師告樂師樂師乃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禮事節相當故引爲證也詔護案鄭引燕禮者證諸侯小樂正告備與天子樂師告備同也燕禮記云下管新音笙入三成注云

三成謂三終也此以奏詩一終爲一成也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歸是雖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緩以榮注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是奏曲一終爲一成也書九成義與彼同此經樂成則謂奏樂終畢歌管間合眾節皆備爲成與書及禮記所謂成者義同而事異燕禮告備亦在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後則凡樂無論幾成並眾節畢竟始一告備與此經正合賈疏謂一曲終爲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六成餘八變九變亦然

是謂三成者樂師當三告備六成者當六告備八變九變者當八告備九告備與禮經不合其說非也詔來瞽舉舞鄭司農云瞽當爲鼓舉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或曰

周禮正義

禮四十四

十七

楚子社本

五百四十八

來勅也。勅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母怠毋凶玄謂
詔來瞽詔視蹠扶瞽者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注鄭司農云：瞽當爲鼓。皋當爲告者。阮元云：說文本部皋氣皋
自之進也。從本從白。禮記曰：皋登歌曰奉。故皋奉皆從本周禮
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核先鄭以瞽爲鼓與許同詒讓案：瞽
從鼓得聲，故先鄭以瞽爲鼓。許君從之。皋告亦聲近，惟說文以
告訓皋不破字。先鄭讀皋爲告，則以告破皋與許異。云呼擊鼓
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者鼓以節舞詩大雅賓之初
筵云：籥舞笙鼓。毛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是舞當與鼓相
應。故詔告樂工持鼓又告舞人使同時俱來云鼓字或作瞽詔
來瞽或曰來勅也。者此先鄭又從別說。不破瞽爲鼓而釋其義。

也說文力部云勑勞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強事謂翦蕡勤也波
釋文云來本又作勑是來勑字通故先鄭引或說以勑訓來也
俗書敕字或亦作勑與此音義皆別詳大宰疏云勑爾督率爾
嚴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胡怠毋因者證勑督義亦通也誦頌
之借字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宴樂雅頌逆樂序亦以誦爲頌是
其證悲誦謂歌頌聲辭悲切也賈疏云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
故後鄭不從之惠士奇云凶者凶聲怠者慢聲大司樂之所禁
也肅肅則敬故聲無怠雍雍則和故聲無凶蓋逸詩也云玄謂
詔來瞽詔視聽扶瞽者來入也者段玉裁云司農易瞽爲鼓又
從別說來瞽爲勑瞽者鄭君則從書作瞽而詔來訓爲詔視聽
扶瞽者來入與大鄭異賈疏云按大祝云來瞽令肆舞注云來

呼者皆謂呼之入彼來爲呼之者以彼來上無字故以來爲呼之義與此無異也云舉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者後鄭不破舉爲告而謂舉與號字通義亦爲告與先鄭訓同而讀異惠棟云說文用禮目詔來鼓舉舞舉告之也戰國策曰商君告歸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號歸卽告歸也舉讀爲告告讀爲號舉告同音故大祝注云舉讀爲卒舉呼之舉漢書紀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云告音如噪呼之噪是告又讀爲噪然則舉告噪二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阮元云後鄭如字讀舉爲呼號卽告義也與許同及徹師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師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疏及徹師學士而歌

微者賈疏云此亦文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未至微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微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微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微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歌舞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微者主宰君婦耳曾剗云學士非專爲舞而不歌下大胥職云秋頒學合聲聲卽歌也其合之者正預習之以待祭祀耳案曾謂學士不專爲舞是也竊謂歌詩雖是瞽職專職當微之時蓋小師帥瞽職樂師帥學士咸相和而歌二官爲聯事也若如賈說則經歌字與帥學士不相家於文不順其誤明矣又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說養老之禮云胥與就膳微注云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微謂以樂食之也是饗食歌微大小胥亦與其事經唯云帥學士者以胥卽樂

師之屬文不具也又案歌雍亦在堂上與升歌同故論語入佾集解引包咸云作之於堂其舞則在堂下與歌不同處也注

云學士國子也者卽上文及師氏大師樂之國子也大晉先鄭

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五詳彼疏鄭司農云謂將徹

之時自有樂故帥學士而歌徹者據內宗外宗祭祀並云以樂

徹明將徹時自有節禮之樂與祭時樂神侑尸之樂不同故經

特云歌徹但先鄭不言雍詩故後鄭補之云玄謂徹者歌雍者

論語八佾篇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臣妾取

於三家之堂集解引馬融云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

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皇疏云禮天子祭竟歌徹祭

無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是也云雍在周頌

臣工之什者毛詩序云舜祐大祖也雍卽韻之隸變鄭詩周頌
譜云周頌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則周公制禮時已
有雍詩故得歌之也令相令祝見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
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
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疏令相者
此亦冢上詔來瞽爲文謂令相瞽也以下文校之此亦謂祭儀
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
入彼樂正當此樂師則射禮亦有令相之事此文不具也注
云令視瞭扶工者既瞭云凡樂事相瞽注云相謂扶工故知此
令相卽令視瞭也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者瞽師
卽瞽蹠也先鄭意此文承上既徹則樂當罷故告相瞽者使知

之也今審校文義容祭初工入時亦當令相不徒歌徵後節似亦不從此義故引之在後也云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爾雅釋詁云相道也瞽盲無目行慮有失誤蹶趺故使明日者相道之而行云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日相師之道與者約論語衛靈公篇文證瞽者當有相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疏饗食諸侯序其樂事者序亦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此卽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之等皆用樂也大司樂大饗亦奏九夏又仲尼燕居說大饗樂云入門而縣與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舞籥序與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振鶯及雍此饗樂之序見於經者彼記當從孔廣森舞也振羽振鶯及雍此饗樂之序見於經者彼記當從孔廣森

金鶡詣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興句象爲下管樂曲武夏籥謂大
武大夏二舞序興興此序其樂事義同鄭讀及彼注義並談又
郊特牲云饗禮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孫希旦云鍾師
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是天子食禮有樂
公食大夫禮不用樂食嘗無樂蓋諸侯之禮異於天子者與案
孫說是也郊特牲孔疏引熊安生以食嘗無樂爲殷禮非是又
燕禮樂食皆小樂正治之則樂師當亦兼序燕諸侯之樂事經
唯云饗食者以燕輕於饗食又下文有燕射帥舞之文足以互
明故不具也云如祭之儀者左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是大饗食與大祭祀同樂故其序事令奏等並同賈疏云非
在序樂令鍾鼓令相其中詔來瞽歌徹等皆如之但祭祀歌雍

而徹饗食徹器亦歌雍知者下大師與此文皆云大饗亦如祭
祀登歌下管故知皆同也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射夫眾耦也
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
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疏燕射者王興諸侯諸臣因燕而射梓
人注云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是也燕禮記云燕朝
服于寢注云燕於路寢則燕射當同故賈鄉射疏亦謂燕射在
寢詳林人疏云帥射夫以弓矢舞者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
禮故此亦與鄉射興舞同詳鄉大夫疏注云射夫眾耦也者
詩小雅賓之初筵云射夫旣同箋云射夫眾射者也大戴禮記
技藝篇引詩云射夫命射彼命射嘗爲司射蓋眾耦與司射通
得此稱矣賈疏云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耦畿

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誘射故也第二番六
耦與眾耦俱射第三番又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邦眾耦者以
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等不兼眾耦若言眾耦則兼三
耦故鄭據眾耦而言也案鄭大司樂注釋弓矢舞爲執弓挾矢
揖讓進退之儀故賈謂三番射皆有舞王引之謂舞當爲樂舞
在歌舞之時則唯第三番以樂射乃有舞二說不同王說爲長
詳大司樂疏云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
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者段玉裁云燕誤舞夫
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而漢人分別帥領之義
必用從巾自聲字也是以司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
同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說文从部

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徐養原云說文率部率捕鳥畢也又巾部帥佩巾也或从兌作帨此二字各有本義又走部達先道也此達領正字行部衛將衛也此將衛正字借率爲達爲衛從省也又因率而借韻取音同也詒讓案故書燕射作舞射射夫作射矢則文義不明帥領字本職前後數見此故書獨作率於字例亦歧互故二都並不從樂出入令奏鍤鼓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疏注云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者謂若笙入籥入之等笙歌舞謂樂人也凡樂自金石諸縣外人與器皆臨作時始入樂成則出亦奏鍤鼓以爲之節也凡軍大獻敎愷歌遂倡之故書倡爲昌黎司農云樂帥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疏凡軍大獻敎愷歌遂倡之者大司樂云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注引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
歌不喜也是愷歌卽作愷樂時所歌賈疏云軍事言凡者有大
軍旅王自行小軍旅遣臣去故言凡以該之大獻者謂師克勝
獻捷於祖廟也教愷歌者愷謂愷詩師還未至之時預教瞽矇
入祖廟遂使樂師倡道爲之注云故書倡爲昌者徐養原云
說文人部倡樂也从人昌聲古蓋借用昌字今文加人段玉裁
云倡唱古今字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者樂記一倡而三嘆注
云倡贊歌句也說文口部云唱導也此愷歌蓋亦以琴瑟歌詩
若升歌間歌諸節皆樂師先發以爲導而後眾工和之云昌當
爲倡書亦或爲倡者先鄭以作昌無義故從或本作倡也凡喪
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陳之疏凡喪陳樂器者賈疏云王

家有大喪小喪皆有明器之樂器故亦言凡以該之詔讓案陳樂器卽大司樂所云厥樂器也廢陳義同注云帥樂官往陳之者猶大師云帥瞽而厥也彼大師止帥瞽職以下此樂師爲眾樂官之長所帥者多故云帥樂官也賈疏云樂官亦謂笙師鍛師之屬厥樂歲之者也往陳之者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擴道東西者也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疏及序哭亦如之者序亦當爲敘九賓外宗經可證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哭此樂器亦帥之者賈疏云按小宗伯云及執事既葬獻器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

及入壇之時序哭之也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疏

凡樂官

掌其政令者政卽上文樂政令謂戒令也云聽其治訟者治謂

陳請訟謂爭訟詳小宰疏賈疏云此以下大胥至司士皆無聽

訟之事則皆樂師聽之耳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

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

戶版大胥王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

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爵除更二千

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

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抑大

夫子同義疏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者賈疏

云按夏官諸子職云掌國子之俾則國中兼有元士之適子不

言者以其漢法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則元士之子不入故知卿大夫之諸子也知學舞者下云入學合舞故知也詔讓案經云學士卽諸子之在學者亦卽師氏大司樂諸子之國子皆通卿大夫士之適庶子言之先鄭此注不云士者文偶不具耳賈謂元士之子不入又謂此諸子皆適子並非也周天子之元士三命與漢除吏六百石五大夫尊卑亦約略相近未可以卑者概之矣又文子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注云學士謂司徒論後選所升於學者則俊選亦爲學士不徒國子也云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者宮伯注義同云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者大司馬先鄭注云致謂聚眾也謂卿大夫之子凡學舞者其名籍

皆著於大胥之版籍及當學舞時則大胥案此名籍召而聚之學也引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者大樂律漢律篇名續漢書百官志劉注載盧植禮記注引大樂律與此文並同又趙漢禮儀志注云酌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酌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云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者已上釋文作以上是也今本並誤十二舊本依疏改二十今從宋婺州本舊注疏本賈疏云前漢紀注云漢承秦爵二十等五大夫九等爵賜內侯十九爵列侯二十爵宗廟舞人用貴人子弟與周同故先鄭引以爲證也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

周禮正義

禮四十四

三三

楚隱子社本

五百四十九

則十二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從役與國中七尺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惠棟云納漢志補注引盧植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作五尺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賈疏失之案惠說亦通但漢制似依放周國子二十學大舞之法則究當如賈疏十二作二十爲是續漢志注引漢律七尺作五尺或亦傳寫之誤恐未足據以糾賈也春入學舍采合舞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進爲摯見於師以采爲摯采直謂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節

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疏注云杏始以學士

入學宮而學之者諸子注云學大學也大戴禮記夏小正傳義

同案經凡單言學者並指大學而言天子大學五其成均上庠

東序瞽宗並爲敎國子之學惟中學辟雍爲王饗射之學非學

士所居詳大司樂諸子疏賈疏云歲初貴始云學宮者則文王

世子云春誦夏弦皆於東序是也云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

者賈疏云謂等其舞者或進或退周旋使應八音合樂之節奏

也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者段玉裁云皆持芬

香之采采當作菜采菜古通用案段校是也楚辭九章禮魂云

傳芭兮代舞王注云芭巫所持之香草名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是古時舞有持香草者然文王世子立學釋菜不舞則舍采非卽舞可知故後鄭不從云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雜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者此別說亦與學記祭菜之文不合左莊二十四年傳御孫曰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則男贊無用菜之文故後鄭亦不從云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者此釋上二說並讀采爲菜也疏食菜羹論語鄉黨篇文云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節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者此又一說讀采如字士冠禮云將冠者采衣紿注云采衣未冠者所服引玉藻曰童子之首也縞布衣錦緣錦紉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又禮記云麻不加於采注云采玄縞

之衣裳大記云不列采不入注云列采正服之色是采有兩義一爲童子采節之服一爲玄纁正色之服此注云下其師則所舍者當爲玄纁正色之服也此說與學記祭菜之文亦不合又夏小正傳有大舍采若爲釋采服則不當云大於義不通故後鄭亦不從其釋菜之義先鄭二說並不及後鄭之善此外異說復有一家玉濁寶典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釋者置也菜者鬯也鬯金香草釀以秬黍是謂秬鬯所以禮先聖師也又呂氏春秋仲春紀云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此二說與先後鄭諸說又異依蔡說則釋菜卽祼鬯夏小正云正月初歲祭采始用鬯也鬯卽鬯之借字蔡蓋隱據彼文然祭先聖先師用祼於古籍無徵

依高說則釋菜卽釋幣黃以周云文王世子旣釁器用幣然後釋菜釋幣釋菜明爲二二禮案黃說是也引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者證入學合舞之事也采月令作榮鄭彼注云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故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又注仲丁習樂云爲季春將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此引以證合采合舞卽彼上丁釋菜習舞之事也案月令春習舞有二孟春二云命樂正入學習舞注云爲仲春將釋菜是仲春釋菜之先已有習舞先鄭不引之者以孟春無釋菜仲春習舞禮尤盛故有釋菜明此經春入學舍采合舞卽指仲春大習言之孟春初習禮略故經不具大戴禮記保傳盧注云仲春舍菜合舞卽本先鄭義也

至仲春仲丁習樂自爲習歌與八音彼季春又云是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彼大合樂之中雖兼有合舞然仲春習樂自與習舞爲二事後鄭月令注所說甚明於此經義本無當先鄭牽連引之耳孔疏亦云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人學舍采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几大合樂注春舍菜合舞秋頌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案孔說甚析月令習舞云樂正卽大司樂此經大胥掌合舞者以大司樂爲樂官之長自當擅其事實則大胥所專掌也云玄謂舍

卽釋也者據月令文王世子爲說也占夢注云舍讀爲釋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又甸祝舍奠大史舍筭注義並同說文手部不舍釋也古書捨字亦多作舍舍捨釋聲義並通云采讀爲榮者亦據月令文王世子以采爲榮之借字與先鄭前二說義異而讀同云始入學必釋榮禮先師也者賈疏云按文王世子云始立學釋榮不舞不投器舍卽釋也采卽榮也故以爲學子始入學釋榮禮先師也但學子始入學釋榮禮輕故不及先聖也其先師者鄭注文王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詒讓案夏小正云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云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不敬道也注云祭榮禮先聖先師孔疏引

皇侃云始教謂春時學十始人學也是並春時始入學禮先師之事與此經同又文王甲子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饗然後擇菜不舞不授器鄭注云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財將用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此別爲始立學時之釋菜行於釋奠釋幣之後與此春入學釋菜異依鄭彼注彼釋菜禮輕不舞不授器此釋菜合舞者月令孔疏謂將欲習舞必先釋菜釋菜之時不爲舞大胥舍菜合舞知釋菜在合舞之前文王世子疏說同黃以周一云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爲仲春釋菜有舞故先習之也鄭注云爲仲春將釋菜明釋菜本有舞也月令習舞釋菜大胥舍菜合舞皆屬並舉之辭無分先後文王世子疏器釋菜不舞明釋禮較殺也釋菜本有舞故別言之

如無舞亦不煩更言矣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卽仲春之習舞釋菜鄭文王世子注釋菜禮輕釋奠則舞明釋菜之禮較輕於釋奠釋菜有舞有不舞不舞之釋菜較釋奠更輕故於此明其例孔疏誤會鄭意遂謂釋菜本無舞失之矣案黃說是也夏小正傳說大舍采亦有干戚舞蓋釋菜禮自有大小小者不舞不授器大者有舞則授器故夏正特著大以示別異凡禮經有釋菜又有釋幣釋奠三者不同王制孔疏謂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是也凡釋菜唯用菜而無牲幣蓋與士昏禮始奠并菜於舅姑之禮略同學記云祭菜則不設薦饌是與釋奠之禮異文王世子說始立學既用幣然後釋菜孔疏引熊安生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是與釋幣之禮亦異而無迎尸以

下之事則又與釋奠釋幣同也禮先師者鄭文王世子注以爲卽大司樂祭於瞽宗之樂祖是也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云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彼經皆以先師與先聖並舉又始立學釋菜注亦皆云告先聖先師世子又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則唯舉先師不及先聖故孔疏及熊安生說綜合釋之文多淆舛大意謂始立學及器新成並重於四時釋奠天子視學亦重於學士春入學故皆兼及先聖先師其四時官釋奠及學士春入學則唯及先師不及先聖又謂學記皮弁祭菜卽天子視學故注兼及先聖月令釋菜爲學士入學故注不及先聖學記疏又引此注云釋菜禮先師證春始入學不祭先聖賈疏說蓋同熊孔義今攷此經舍采

合舞卽大合樂雖爲學士入學而天子亦親視學故鄭文王世子注及保傅盧注並謂此春合舞秋合聲時皆天子視學而養老而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下又云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注云眾謂所合學士也是卽大合樂之事也月令仲春習舞釋菜之下亦云天子親往視之是文王世子月令學記之成學與此經舍采合舞皆一時事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亦兼乃先聖先師則此注及月令注不云先聖者自是文偶不備而熊賈孔並謂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則與文王世子經注並不合要之此經釋菜合舞卽夏小正之入學亦卽文王世子之天子視學既同在一時卽不分一二禮熊賈孔諸家並因注文不備強生分別非鄭義也云菜蘋蘩之屬

者說文艸部云菜艸之可食者小爾雅廣物云菜謂之蔬左桓
三年傳云蕷繁菹菹藻之菜又鄭學記注云菜謂芹藻之屬蓋菜
類甚多隨所有而祭之故云蕷繁之屬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

疏秋頒學合聲

者合聲卽合樂之聲音也月令大合樂在季春而秋無其事唯
季秋上命樂正入學習吹注云爲將賓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
吹也孔疏疑卽此合聲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盧注則云仲秋班
學合聲蓋以對仲春合舞推之其說較孔爲長又文王世子孔
疏引熊氏云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注云春
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爲者賈疏云春物生之時學子入學秋
物成之時頒分也分其才藝高下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

奏者賈疏云但舞與聲遷相合故鄭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爲大合樂習之疏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與諸子爲官聯也彼注云位佾處也凡舞天子八佾詳諸子疏春秋繁露二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儻溢貞主地法夏而王儻溢方主天法質而王儻溢霸主地法文而王儻溢衡以董子說推之則周儻佾其當衡與賈疏云六樂者卽六代之樂六舞雲門之等是也注云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者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奏刀騁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陸氏釋文引向秀司馬彪云經首咸池樂章也是舞與樂章相應謂之會也賈疏云大同者解經中會會合

卽大同也謂六代之舞一一作之使節奏大同而無錯謬詭譎
案文王世子云胥鼓南注引此經釋之云南南夷之樂也旄人
鼓夷樂則以鼓節之依彼注義則此官兼掌正夷樂不徒六樂
矣云言爲大合樂習之者賈疏云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胥
舞釋菜季春二云大合樂則此云六樂之會爲季春大合樂習之
也若然此六樂之會與上春入學舍采合舞者別矣按文王世
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
學合聲則是合舞合聲與大合樂又爲一者季春大合樂與合
舞合聲實別但春合舞秋合聲對春大合樂不爲大然於四時
而言亦爲大合樂何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其中
含有合舞合聲必知舍此二者以其言凡非一按月令仲春習

舞釋采天子親往視之季春二云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至仲春
合聲雖不云天子親往視之視之可知若然二者天子親往視
之同則皆有養老之事則春合舞秋合聲皆得爲大合樂文王
世子以大合樂爲合舞合聲解之也案以鄭文王世子注義推
之上文春合舞秋合聲通爲大合樂此正舞位謂凡有大合樂
之時則大胥與學士豫習之非專指月令季春之大合樂也月
令仲春習舞不云合聲雖有天子親往之事賈說亦近拘以序
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疏以序出入舞者者序
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
紕錯者大傳注云紕繆錯也賈疏云凡在學皆以長幼爲齒令
爲舞者入八六十四人所須爲舞之處皆當以長幼出入若使

幼者在前則爲糾錯故云使出入不糾錯也比樂官比猶校也杜子春云次比樂官也鄭大夫讀比爲庇庇具也錄具樂官疏

注云比猶校也者國語齊語云比校民之有道者韋注云比謂比方也校考合也案凡考校必比方之而後差等見故引申之考校亦得爲比此比樂官卽謂考校樂官之優劣也小胥野牘氏注並同杜子春云次比樂官也者世婦注云比次也謂次比樂官之職序與後鄭義小異云鄭大夫讀比爲庇庇具也者遂師先鄭注義同釋文出爲庇二字疑傳寫之誤云錄具樂官者樂官員數眾多恐有關攝及不在故錄具使之齊備然作比字於義得通不煩改讀故後鄭不從展樂器展謂陳數之疏展樂器者月令仲夏云命樂師脩鞞鞚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

羽謂竽笙箏簧飭鍾磬柷敔彼樂師爲大胥之長歲一脩樂器此官則隨時展校之使無竄闕也

注云展謂陳數之者左成

十年傳展車馬杜注云展陳也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斲鼓徵所以警眾

疏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者貢疏云凡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

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立免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

注云擊鼓以召之者爾雅釋言云徵召也必擊鼓者欲其皆聞之引文王世子者證以

鼓徵學士之事寫微注云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案彼爲天子視學警眾之事學記云入學鼓徵孔疏謂亦大胥擊

鼓召之是也與此祭祀用樂徵召事異而以鼓警眾則同序宮

中之事疏序宮中之事者序亦當作敘宮中謂學宮中也凡學官中敘樂之事大胥並序次而正始之卽樂師注云次序用樂之事是也

小胥掌學士之微令而比之贊其不敬者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贊罰爵也詩云兕觥其觶疏掌學士之微令而比之者賈疏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爲微令校比之知其在不云贊其不敬者者釋文云贊本或作懸案就卽贊之俗詳閻胥疏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者學樂作樂皆有定期若文王世子徵學士以大斂詩鳴鳳箇兮毛傳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也及期而怠慢不至是爲不敬云贊罰爵也者飲失禮者之罰爵也

亦詳閱荀子政制詩云兒憲其牀者小雅樂周頌絲衣兩篇文
今詩篇並作就第微箋云兒就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
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然陳設而已引之者證此猶亦以
兒角爲之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杖也扶撻刑朴追差
列而朴其怠慢者者此樂官之官刑也書舜典云朴作教刑又
皋陶謨云撻以記之是也舞列舞者陳列爲行服者白虎是義
禮樂篇云天子入佾佾者列也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服
達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絇短既陳舞列小胥則行服并督之
注云撻猶扶也者間胥注云撻朴也廣雅釋詁云扶撻擊也說
文手部云扶笞擊也云撻以荆朴者左文十八年傳鄭以朴
扶閭職杜注云朴筆也鄉射記云楚朴長如臂刑本尺學記云

夏楚一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柏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朴撻犯禮者案以荆長三尺爲筆以朴人因謂荆筆爲荆朴呂氏春秋直諫篇說保申東細荆五十以笞荆文王是也互詳司市疏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荀虞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縟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疏正樂縣之位者此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樂縣差次之異亦樂官之官法也凡鍾磬鼓鼙等無論特縣編縣皆在堂下堂上不

得有縣大司樂疏引鄭書注釋鳴珠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是鄭謂凡縣皆在堂下玉磬雖尊亦然皋陶謨僞孔傳謂玉磬在廟堂孔疏又謂堂上有歌鐘歌磬並誤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者釋文特作箒云本亦作特案玉篇牛部云特箒同曲禮孔疏引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鶡玄箒晉書從陋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案此經大夫士有樂縣左隱五年傳說舞佾大夫四士二一是又有樂舞春秋經義與此及左傳義違鄭箒晉晉音從之未詳其說熊孔以爲大夫士有娛身治民之樂無祭祀之樂以調停其

說祭祀重於娛身治民乃反無樂於義未安少牢特性無樂者經文自不其耳非大夫士祭祀無樂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以爲是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則此經士特縣謂命士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彼直縣疑對曲縣言之卽此經之判縣然謂士止有琴瑟則是無縣公羊隱五年何注又引魯詩傳云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食日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亦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于民故但琴瑟而已是又謂縣止於諸侯自大夫以下並無縣二說不同而皆與此經不合蓋所聞之異也云辨其聲者既縣又察其聲協律與不也注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筭

虞者者苟賈疏述注作箋篆字同虛釋文作箋葉鈔本釋文又作箋並虞之俗典庸器梓人經注並作荀虞陸賈本非賈疏云凡縣者通有鼓譟亦縣之號直云鐘磬者據下成文而言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者謂兩階間北方南面一縣阼階東西面一縣西階西東面一縣庭中南方北面一縣凡四縣也又尚書大傳說天子有十二零鍾亦四面縣然與常縣不同詳樂師疏云軒縣去其一面者以宮縣四面去南方一面存東西北三面也云判縣又去其一面者以軒縣又去北方一面唯存東西二面也云特縣又去其一面者以判縣又去其西方一面唯存東方一面也方言云物無耦曰特爾雅釋水云土特舟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舟故一縣亦謂之特縣也云四

面象宮至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者喪大記云君爲廬宮之注
云宮謂圍障之也爾雅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郭注云宮謂圍
繞之此宮縣四面縣之亦取宮牆圍繞爲名周書大匡篇云樂
不牆合孔注云牆合卽所謂宮縣是也云軒縣三面其形曲者
家語正論篇王注云軒縣闢一面也故謂曲縣之樂江藩云軒
說文曲輶藩車軒有曲義曲字篆文即如軒縣之形云故春秋
傳曰請曲縣繁縟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者賈逵云按成二年左氏傳云衛孫良夫將侵齊與齊師遇
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
縣繁縟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注云諸侯軒縣闢南方形如車輶是曲也引之者

證軒爲曲義也案賈引左傳注蓋賈服義云立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者惠士奇云何休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其形曲軒縣曲一面蓋所以不謙歟江濬云軒縣之制見於儀禮以諸侯之制上推天子之制可以歸古其槩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鼙此阼階之一肆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此西階之一肆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一縣僅設建鼓乃北面之一肆也簴在建鼓之閒鼙移於阼階西又北面僅一建鼓與軒縣之制小異然建鼓應鼙移於阼階西又北面僅一建鼓與軒縣之制小異然

宮縣之制可以由此推之矣宮縣四面皆縣一肆鍾一堵磬一堵有鑄有建鼓有應鼙西縣之制同於東縣惟笙磬笙鍾頌磬頌鍾應鼙朔鼙異其名耳據此則南面一肆北面一肆亦必有鍾磬鑄有鼓有鼙而鍾磬之名不可考鄭君云先擊朔鼙應鼙應之則南西北面之鼙亦可以名應鼙矣笙倚於堂鑼倚於絃與軒縣同此宮縣之大略也軒縣三面縣去南面一肆蓋諸侯之制降天子一等故云其一面焉其本制則三面皆縣大射儀北面一縣惟設一建鼓無鍾磬鑄者辟射位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賈逵曰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鍾磬鑄直有一建鼓而已若與諸侯饗燕之

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鍾磬鑄賈釋注意明析之至
蓋射在堂上縣在堂下物畫在兩楹之間鵠設於侯道之南苟
不去北面一肆則矢及鑄磬矣然則天子射儀亦去北面一肆
並去南面一肆若不去南面一肆則矢亦必及於南面一肆之
鍾磬矣是天子射儀之樂縣與諸侯大射同也至東縣之建鼓
應鼙移於阼階西者鄭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蓋此鼓與
應鼙本屬東縣當如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云不在
東縣南也爲君者蓋大射君以臣爲賓君雖以宰夫爲主人然
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則仍就主人之位是東縣一肆爲君設也
西縣一肆爲賓設也鄭注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先
擊西鼙君以賓禮臣而爲臣者不敢當此盛禮乃移東縣之鼓

鼙於阼階之西所以尊君也鼓鼙之位當設於阼階西南面橫列之故經文云南鼓又云應鼙在其東也若東面則經當云東鼓不得云南鼓而應鼙亦在建鼓之北不得云在其東矣此大射樂縣異於軒縣之說也案江據大射儀推宮縣之制其說甚覈惟大射儀鼓皆用建鼓依明堂位說周制則當用縣鼓又禮器說祭樂云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此與大射禮所縣不同孔疏引熊安生謂此謂祭禮與大射射禮有異孫希旦云大射東方西方之縣皆鼓南鼙北不可以言東西此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據階間之縣言之也東方以虧鼓與笙磬笙鍾相配階間之鼙爲應鼙則磬亦笙磬鍾亦笙鍾也若天子宮縣則於南方亦備縣鍾磬鼙鼓而與階間相對東方西方之縣同北

上則階閒南方之縣同東上階閒爲應鼙則南方爲朔鼙階閒爲笙磬笙鍾則南方爲頌磬頌鍾也案孔熊江孫諸說異義並得通經注並無文未知孰是也云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者朝士注云判半分而合者判縣左右分列相對正合較軒縣又空北面也云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者賈疏云案鄉飲酒記云磬階閒縮雷注云縮從也雷以東西爲從是其階閒也案鄉射云縣於流東北西面注云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是其東方也詔謨案鄉射鄉飲酒皆大夫主之而不用判縣者鄭鄉飲酒記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上禮也江藩云鄉射禮鄭目錄云鄉大夫或在焉是鄉射以上禮鄉大夫往亦可不往亦可所以用士之賓縣也蓋賓縣本在階

聞辟射位乃移於東方也鄉射洗當東榮縣在洗東北西面則近於姑矣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疏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者著縣鍾磬之通法也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處謂之堵者明軍縣鍾或磬一處十六枚者並是半爲堵也初學記樂部引三禮圖藝文類

聚樂部引五經要義說並同賈疏云經直言鍾磬不言鼓鑄者周人縣鼓與鑄之大鍾惟縣一而已不編縣故不言之其十二辰頭之零鍾亦縣一而已今所言縣鍾磬者謂編縣之二八十六

六枚其在一虞者也鄭必知有十六枚在一虞者案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眾仲云夫羽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若漏刻四十人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爲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也按昭二十年晏子云六律七音服注云七律爲七器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大族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鶉火及天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龜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間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鍾十一鍾當一月十二月

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
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間數案大射笙磬西面頌磬
東面皆云其南鍾其南鑄北方直有鼓舞鍾磬辟射位則三面
鍾磬鑄天子宮縣四面鍾磬鑄而已不見有十二縣服氏云十
二縣非鄭義也隋書音樂志云初後周故事縣鍾磬法七正七
倍合爲十四長孫紹遠引國語有七律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宮
商角徵羽爲正變宮變徵爲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
以濶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
公孫崇設鍾磬正倍參懸之牛弘等並以爲非而據周官小胥
職懸鍾磬半之爲堵全之爲肆鄭玄曰鍾磬編懸之二八十六
而在一虞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皆

尊爲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漢成帝時健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此皆懸入之義也聽鍾磬法每虞準之懸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懸七也案據隋志梁魏周三朝樂懸之制並與此注不合隋人欲依附周縣十六之文而不通其義遂取七音於宮商各增一副苟欲允十六之數而盧縣其二不用所用實止七音仍與後周之制不異蓋牛弘等之謬也江藩云欲明宮縣之制必先求鍾磬之數貢不明康成之旨漫引服說而亦不辨其是非服氏所謂七律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十二均分七律得入十四律卽後世之七均入十四調也服以爲天子盛樂必備此入十四調之樂器殊不知古人旋相爲宮之法卽用此十六枚之鍾磬耳如服說一虞十九鍾則一虞之內既有

十二月鍾矣何必又加五音二變之聲服說非古制此鄭君所以不從也自有服說而編磬納鍾之制紊亂不倫有設十二鍾於辰位四面設編鍾納磬者北齊也以鍾磬七正七倍而磬十四者後周也以濶倍三七而縣二十四者梁武也以鍾磬參縣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而縣二十四者魏公孫崇之說也主十六枚之說又加以宮商各一枚者隋牛弘之說也言人人殊莊無定說者皆不知鄭十六枚之義耳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四清聲爲十六也惟北宋用古制以十二枚爲正鍾四枚爲清鍾何謂四清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清聲清聲有六用之者四以姑仲之半律太高不能歌是以不用也論樂者但知半律倍律而不知用四清聲之故明朱載堉樂律全書云中聲之上有

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有倍律是爲濁聲以人聲驗之十二律由獨而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黃大太夾雖清可歌至於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强揭起非自然矣十二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於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强歌出亦非自然矣鄭世子之論可謂發千古之未發十二均之中必用四清聲者八律還宮用清聲以變濁用濁聲以變清若無此四聲豈能移宮換羽乎案江說是也孔廣森金鵝亦並以編縣鍾磬十六爲十二律加四清聲蓋十二律皆可倍可半而清聲止用四者自當以朱氏太高揭不起之論爲是至賈引服虔說鍾十二縣備八十四律與此經注並不合依

其說則每縣七律也但大師止有五音無七音則不以二變爲
調是每縣各當減二律十二縣爲六十律乃協古制耳服氏十
二縣之說江賈並廣其非徐養原云十二不必備陳樂與禮相
表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鍾大呂十二縣而已矣祭
地祇則陳太簇應鍾十二縣而已矣冬至奏於圜丘則陳圜鍾黃
鍾太簇姑洗四縣而已矣夏至奏於方丘則陳南鍾太簇姑洗
南呂四縣而已矣從無一禮而偏奏十二均之樂亦無一樂而
偏陳十二縣之鍾天子宮縣面皆一堵然則宜奏二均者每均
二堵宜奏四均者每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四縣之外
何所用之又云鍾特縣之法每均五鍾每鍾一虞五虞而成一
堵有事陳於庭則左右各一堵儀禮笙鍾頌鍾之南皆有鎣說

文鏃字注云堵以二與禮經合特縣者五虞爲一均十二均凡六十虞編縣者每虞爲一均十二均凡十二虞案依徐說則鍾雖備十二縣而陳於庭者仍止所用律均之縣不必備陳十二於義得通服意或當如是也六十調八十四調之異詳大師疏云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者藝文類聚引五經要義說同此明備鍾磬二堵而後成肆故大射儀注云有鍾有磬爲全國語晉語韋注左襄十一年杜注並云肆列也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肆者陳也一縣鐘一縣磬合而成之一肆之中鍾十六磬十六合爲三十二案晏子春秋諫下篇云鍾鼓成肆則鼓亦有肆但不編縣耳賈疏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可爲牛者一堵半其一肆故云半爲堵全爲肆也云半之者謂

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者天子宮縣則四面縣四肆諸侯軒縣則
三面縣三肆天子卿大夫判縣則左右二肆士特縣則一肆皆
不得有半故知半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云諸侯之卿大夫
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者賈疏云天子諸侯縣皆有
鍾今以諸侯之卿大夫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言之則卿大夫
士直有鍾磬無鉤也若有鉤不得半之耳必知諸侯卿大夫分
鍾磬爲東西者以其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諸侯卿大夫
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東西也夏炘云左傳鄭昭晉
侯歌鍾一肆爲州縣之制以半賜魏終終分之爲左右故曰始
有金石之樂此諸侯之卿大夫判縣西鍾東磬之證也云士亦
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者賈疏云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

堵諸侯之土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也夏斬云鄉飲禮磬階間縮荀卿云大夫而特縣賓鄉人之賢者從上禮也此諸侯之士特縣無鍾磬半爲堵之證也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者證縣鍾磬全爲肆之義段玉裁云當作鄭司農說孔集汾黃不烈校同江藩云襄十一年左傳鄭人昭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鈸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注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預委以一堵爲一肆孔穎達強爲之說經明云半爲堵全爲肆頃以半爲全與經文異且傳文歌鐘二肆者歌鍾和歌詩之鍾不言磬者省文耳孔疏所謂兼有磬矣下文云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夫石磬也上文不言磬此言石者以足成上文之不

言磬耳及其鑄磬者鈞卽大射南陳之鑄也磬非編磬之磬乃特磬耳孔云及其鑄磬者鑄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此則編縣之南亦當有待縣之磬如編鍾之南有特縣之鑄矣此磬非編縣故傳言及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若從杜說樂之半則僅有縣鍾十六一堵矣安得云始有金石之樂乎案江說近是鄭賜晉鍾磬各有特縣編縣晉侯唯以編鍾編磬賜魏絳其特鍾特磬非大夫所得用蓋不以賜也杜注以鍾縣自得稱肆則是一虞二荀荀各八鍾共十六鍾謂之肆半肆謂之堵磬亦如之此與傳歌鍾二肆及國語晉語公賜魏絳歌鍾一肆之文亦自無訛然非鄭義也

周禮正義

禮四十四

四五

楚學處本

卷六十一

周禮正義卷四十四終